

<h1>成长，氤氲书香</h1> <p>高二(9)班 朱颖婷</p>
<p>品读一些书，发现一些私语。一句完美的意向：素年，锦时，清欢。</p> <p>走近一些人，告别一段历史。一场忧伤的岁月：无声，流年，湮灭。</p> <p>一页页书揭去，一缕缕香弥散，时光剥茧抽丝，凋落成昨日的花儿，不经意间，我已入书香氤氲中成长……</p> <p>我是人间惆怅客</p> <p>“人生若只是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纳兰容若如是写道。</p> <p>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，就好像它早就深深地藏在记忆深处。只觉得亲切，自然。</p> <p>生于官宦人家，父亲是当朝大臣，本是令人羡慕的，纳兰却说“冷处偏佳，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他也确实如此，远离了功名利禄，一转身，潇洒一笑，一壶清茶，一碗浓墨，一支细笔，在某个宁静的午后，笑着庭前花开花落，天空云卷云舒。</p> <p>他本是多情之人，对万事万物都有着独特的见解，只是多情之人，也注定此生多泪。他的妻子，知己，三年来相敬如宾，吟诗作赋，三年后却天人两隔，徒梦一场，那曾经相依的合欢树，寥余孤影。</p> <p>“不辨花丛那辨香，此情已自</p>

一曲尘年紫苏香

<p>小城东隅有一家“程记米糕”，我常去光顾。</p> <p>没有娇艳诱人的红枣，少了洋味儿十足的提子，程记的米糕如涉世未深少女，只一抹纯粹筒朴的白，便已惊为天人。再添一米深紫，冷冷的清欢，拒斥者于千里之外，却是喜者眼中的一点芳姿。那一米深紫，便是几叶紫苏，于常人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，于程大娘，却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星光。</p> <p>“我刚卖米糕时，不知道什么‘秀色可餐’，只知道选好米，压紧实。”大娘娴熟地拍打着糯米团，目光却好似溯回了十年之前忧心中忡忡的日子，“米糕卖不出去就堆在家里，发霉，变坏。”</p> <p>米团被揪成拳头大小，醒在案板上：“我也学着人家添枣啊果仁啊什么的，可因为技术不行，糕蒸</p>

靠近你，温暖我

<p>秋雨初霁。阳光葱茏，四处弥散。</p> <p>信手翻阅书册，言语切切，墨色深如檀香。那些沉淀于岁月的文字，在米黄色的纸上晕染，时光在那里是可以折叠的。</p> <p>《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》，与这本书的名字对待视时，那个相遇的那刹那，心中的弦，猝然被弹响。哦，原来你在这里！贴心贴肺，仿佛前世约定。淡淡的阳光，从枝头筛落下来，在书的封页洒出一片浅粉的温暖。迫不及待地倚床而坐，凝神看着那些似乎有着厚度的文字，书本描摹的美好从黑色印迹里抽离而出，逐渐化成一张张现实的图景。</p> <p>“门前的紫荆花开得很灿烂的，天空蓝成永恒的模样。”纸张上透着阳光，翻动书本时，我恍惚间觉得时光都是幽紫幽紫的。不禁想起乡下那个小天井里的院墙，笨头一算，或紫或白的扁豆花应该开</p>
--

得正喧闹吧。

郑板桥住在大悲庵里，秋渐渐凉了，他在所居厢房的门板上，手书浅刻一副对联：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闲静。欢喜。

这首诗简单平和，带着纯粹的可爱与欢欣。秋渐深，别的花且开且落，扁豆花却且落且开，紫色的小花瓣，像蝶翼，在秋风里舞翩跹。清寂的风像地掠过，花瓣沿着一架透明的花梯，一步步从树上飘飞下来，在地上铺出树冠一样庞大的花画，所有经过的逗留的，都成了工笔细描的锦绣时光。

总固执地认为，有些东西唯有在纸上写下来，才不会被时间风干支离。“花谢之前，我会一直等你。”读到这句，作者的情感，拂尘过镜般，细腻，入心。我想这是纸质书最大的魔力，悄无声息地，把你已沉沦，在哪个标点处波动，在何处段落尾卷入情绪，全部翻涌

东中教育

校园文化

童心里撷一枝一叶

无数的创作者漫步在这人世间，有的人慨叹它太荒芜，不能予自己以灵光一现；有的人则赞叹它的丰富，不时采摘一枝一叶。

不敢自称是创作者，我只愿是一个拿着笔的孩子。孩子才不懂什么是灵感，他们乐于成为一名观察者，一名记录者。他们不管看到的景、物、人是好是坏，囿固个地诉诸笔端。他们也不管写下的文字别人是否喜欢，他们只在乎这是否自己找到的，他们为发现的“秘密”而满心欢喜。有时他们还会奇怪，那一个个垂头低吟，不住摇头，时常还仰天长叹一声“灵感何在？”的“四眼怪物究竟是什么？”

当我翻开历史积满沙尘的篇章，你会发现哪里有什么绝代文豪、艺坛前辈，那分明是一个个专注于世间枝叶，一心一意采摘的孩子。你且看倪萍是怎么做的，她从不相信自己是上帝选中的幸运儿，会被赐予灵光一闪，也不带什么小册子在身上等着记录下它。她只带着她的一颗心，无时无刻不用心体会这与自己因缘际会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将生活整个的塞进自己的心中，再任由时间的筛子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过滤。等到哪天，她想写些什么东西时，那些当年采摘，又

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

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你程爹就不让我下去了，要我我去带娃。”小团子被填进木头模具，将满未满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好奇的娃娃，“我不得不同意。最后一天的中午，我就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屋后哭，还赌气地扯了一把他种的紫苏叶带回摊上。瞧知你城里人不认得这个，直夸好看，有个小姑娘还特地来买了一斤糕。我索性把叶子都分放进各个盘子，结果好奇的人都跑来买着吃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”

“后来，有人说我家糕有特别的味儿，我就试着用紫苏叶蒸了一次。别说，还真就有点草木味儿，挺爽口的。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娃儿也正好上学了，这才把这家店盘下来，卖‘程记’，一卖就是十年！”热气腾腾的米糕已下了火，大娘挑起一块盛进铺了三苏叶的白瓷小碗里，递给呢早已垂涎三尺的我。“最近有了新变化，你帮大娘试试好不好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

<h1>东中教育</h1> <p>DONGZHONG JIAOYU</p> <p>江苏省东台中学主办（内部资料）</p> <p>●201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第9期 总161期</p>
--

自信高考二白天，会当冲刺四百八！

——我校召开盐城调研考试总结表彰暨2017年高考誓师动员大会

本报讯 11月19日，距2017年高考正好200天。当天下午，我校召开盐城调研考试总结表彰暨2017年高考誓师动员大会，向高三全体师生正式发出“赶早”动员令：自信高考二白天，会当冲刺四百八！

大数据显示，本次联东中语数外达模拟本一本二线规模出众，各学科均分全面高开，选修课B率上佳，一批“黑马”一下子跃升400—600个“身价”，锋芒毕现！年级领跑人的“群像”处于动态变化中——宁静的校园，激情的你追我赶，同学们也许许楚，写“碎片化”的5秒钟、10分钟累积起来，为大脑加注智慧的能量意味着什么！

只有抢抓先机，才能赢得希望的王者至尊！在热烈的掌声中，校长、党委书记邹施凯向高三全体师生发表了精彩讲话。他说，选择今天向大家发出“自信高考二白天，会当冲刺四百八”的动员令，不仅表达出我们高远的目标追求，更契合了大家谁主沉浮的昂扬斗志。既然我们要开辟新天地，创造新奇迹，惟有拉长时间的“镜头”，才能放大和清晰高考的目标。尊仰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的伟人襟怀、超然诗意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以强烈的自信、无比的坚忍、务实的姿态朝着理想一路狂奔！

邹施凯希望同学们：要善于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，不断扩充自信的源泉。

邹施凯校长参加省普通高中晋星评估现场考察工作

本报讯 11月21日至26日，省教育评估院开展2016年普通高中晋星评估现场考察工作。受省教育评估院特邀，我校校长、党委书记邹施凯作为省普通高中晋星评估专家组成员，参加了对苏州市、扬州市两所申报晋升四星中学的现场考察工作。

为改进和完善省普通高中星级评估机制，自今年起，普通高中晋星评估申报改为每年申报一次，四星级普通高中复审交由省教育评估院组织实施；三星级普通高中复审委托各市教育局、门实施相关工作，由省教育评估院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巡视、抽查和质量监

学科竞赛:学生获41个省级一等奖

竞赛中共获得41个省级一等奖。除全国高中数学联赛(江苏赛区)8个、全国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(江苏赛区)4个外，还有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(江苏赛区)22个、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(江苏赛区)7个。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，这与学校的高度重视和师生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去年暑期，我校全面迁入城东新区办学，学校从培养拔尖

我校获2016年盐城市学校军训会操评比一等奖

本报讯 10月30日，盐城市教育局下发文件，公布2016年全市学校军训会操评比获奖名单。我校获盐城市学校军训会操评比一等奖，这是我校德育工作取得的又一殊荣。

多年来，我校高度重视高一新生军训工作，通过安排军事训练、国防教育、校史教育、常规教育、学法指导等，使他们增强了国防意识与爱国主义观念，培

<h1>东中教育</h1> <p>DONGZHONG JIAOYU</p> <p>江苏省东台中学主办（内部资料）</p> <p>●201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第9期 总161期</p>
--